

凤凰·副刊

本版投稿邮箱:ycwbttg@163.com

随笔

追风筝的人

□李泱(宁夏银川)

单位对面有个广场,每次久坐间隙会挪步到连廊处向外张望,循着错落有致的参照物视线逐渐抬高,时间久了发现:无论风和日丽雨霁初晴,还是黑云低垂黄沙漫卷,总有零星一两只风筝倔强地挂在苍穹缓慢攀爬。跟同事打趣道,到底是些什么有闲的人风雨无阻固执地放着这些孤单的风筝,虽如此,那些象征自由的风筝,有老鹰,有蜈蚣,有中国龙,更多的是三角,还是会将自己的思绪暂时截获。

记忆中放风筝已是过于遥远的事情,在夏日乌黑的大街上,待风筝借由风力摇摆升空后,为了让它更高,我一直跑,朝空旷的操场跑,跑到忘记了自己是十岁,跑到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风筝愈变愈小,若不是手里的线传递过来的坚实的拖拽感,在漫天斑斓的飞行物中,会疑惑自己聚目锁定的那只,是否是自己的风筝。心里开始变得惧怕,虽然晓得风筝没有生命和语言,但它毕竟代表着自己的某种意志,是自己身体的延伸,它在那么高的地方会不会害怕,无法向我传递任何讯息,看到身边已经有断线的风筝开始坠落,将周遭的空气撞击得四分五裂,自己的线也已全然放出,开始慌忙收线,心里告诉它,今天的飞翔就到这吧。

风筝的隐喻在后来的人生中并未消逝,只不过十岁追风筝的人,现在变成了那只风筝,他开始理解,在自己十岁那年,那只遥远翱翔在蓝色苍穹的风筝,当时在想些什么,它是否也曾低头遥望着地上的人,却无从表达。每一次转折,每一场离

别,都让我知道,历史,抑或个人史,从来都不止有一条主线,每条主线都是一段有关分裂的故事。追风筝的孩子在遥望天空中的具物时,自己本身也是父母师长眼中的风筝,青春的撕裂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自由之争中,成为一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题目,没有对错,待自己角色置换后,才明白地上那根线的意义有多沉重,祖先给后辈装满了沉默的推进力,那些用血脉和神经元写就的期盼,那一刻他们是他们身体和意志的延伸,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试图飞向更远的地方,但同样的,我无法告诉他们高空的风力多么强劲,云海被太阳蚀刻成金色的景致多么壮观,闪烁的星星犹如横过来的重力从耳边呼啸而过,我回望地上,看到他们朴素的眼神,便晓得这是种传递,他们也曾翱翔在这空中,唯有未来回访过去,唯有未来可以解读那些眼神。

鲁迅的《野草集》收录过一篇有关风筝的故事,讲的是自己将弟弟亲手制作的蝴蝶风筝当面踩烂,长大后向弟弟道歉时,弟弟惊异地如同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说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不认为弟弟真的失忆将往事忘却,只不过数十年后,被踩烂的风筝只是没必要再忆起的陈旧的梦。《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这样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

站在连廊处仰望着那只倔强孤独的风筝,在湛蓝天空飘飞,耳边似乎还听得到猎猎风声,突然思绪被时间的钝感召回现实。今天的飞翔就先到这吧。



水畔。李振文 摄

回忆

再见,老冬果

□子檀(宁夏银川)

家里的老冬果,被砍了。

老冬果是一棵梨树,长在外婆家的院子里。从母亲口中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一沉。想着国庆假期回乡摘果子的愿望,也就此落空了。

对于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我来说,关于金秋的美好记忆只留存在那充满真趣味的童年时光。离开故土业已经年,每当季节走入金秋,脑海中故乡那一幕幕丰收的场景便熟悉地放映出来。我的心思总会穿过麦浪,抛开芋蛋,越过一堆堆苞谷山,不自觉地飘到老冬果身上。

每到九月,黄澄澄的果子便挂满了老冬果的枝桠。爬到树上,信手摘来一个,擦都不用,直接上嘴一咬,便迸发出清脆的声音,清爽香甜的汁水瞬间肆意地在口中流淌,那种甜美的感觉,是秋天给我的最佳记忆,也是老冬果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老冬果树冠高大,枝繁叶茂,果子全部摘完,除去给邻里们分送的,还可以把好几个蛇皮袋子装得满满当当的。每次国庆假期从外婆家归来,父亲的车厢中总是有一蛇皮袋子的冬果梨跟着我们回家,那芬芳的香气,会在屋子里久久不能散去。

老冬果除了可以在采摘季美美饱尝之外,窖藏数月,放在冬天来吃,味道更是一绝。外婆每年会在洋芋窖中辟出一半儿地方来窖冬果。

等到寒冬腊月,冬果梨便成了我们的一道风味美食。窖过的冬果外皮发暗,极为柔软,稍微刺破外皮,汁水便流了出来,那暗棕色的汁水浓郁丰

润,就像小时候最爱喝的红糖水一般诱人。吃窖藏的冬果梨,不该叫吃,应该是吸食。

因为果肉已经和汁水化为一体,清凉冰爽,流入体内,犹如在冬日的黄土高原上降下了一场薄薄的雪,让身体同黄土地一样,幻化为一片清凉世界。窖藏的冬果梨还有一个妙处,就是药用。

经水煮过后的冬果梨俗称“热冬果”,连同果实汤水一起服用,对于治疗风寒感冒、止咳化痰有奇效。

冬天的黄土高原寒风凛冽,极易着风感冒,而在咳嗽流涕的当口,喝上外婆亲手熬制的热冬果,那热气腾腾的汤水,连同外婆温暖的呵护,成为了儿时心中最为温情的记忆。

我想,外婆小院中的那棵冬果树,之所以称其为老冬果的原因,大抵是因为它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用它的全部,给予我们香甜、健康和快乐。

外婆搬进县城生活后,小院留给亲戚照看。老冬果,似乎也是通了人性的,在外婆搬走后,一年的果子少于一年,加之疏于照料的缘故,精神头亦差了很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风霜雨雪之后,老冬果树被砍了。我已无心再去追问它为什么被砍之类的问题了。任何事物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来回,人是,树,也是。

我只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忆,回忆每一个和老冬果有关的画面和经历。它是乐园,它是甜美,它是外婆温情的呵护,它是心中关于故乡的原风景。

诗语

在经典唐诗的意境抒情(组诗)

□倪宏伟(四川雅安)

竹筏为履

浪漫是骨子里潮动的声音
以竹筏为履,游历心中的山河
听见纤夫的号子款款而来
楚江就跳出一个词,在晨光中
让天门山与孤帆对峙
一汪碧水汇入历史的光影
成为名句,成为诗人钟情的词根

黄鹤楼抒怀

山影触及水涯,有鹤展翅飞升
黄鹤矶上人去楼空
烟花三月,像一杯酒迷醉的醇香
黄鹤楼前依依惜别故人
孤帆一叶,独念扬州盎然春意
世间命途多舛,唯知己难觅
眺望碧空消失的云翥
长江之水顷刻翻腾如潮
难疏心中五味杂陈,天际一线尚远
风的影子,已随波奔流而去

悬崖之上有银河

香炉紫烟氤氲,阳光浅浅照射
像一袭飘动的霓裳
溪流的尽头已是水的末路
毁灭或者生存,只在一念之间

纵身跃下追逐一生的山崖
让不悔的抉择,宣泄情感堆积的泪水
山前路陡,有几尺才是真实的瀑布
悬崖之上有银河
泻落人间的水,恍如涅槃重生

石门俗事

石门未开,俗事里已鸡犬相闻
桃花凋谢了几丛
桑枝就从农历的根系萌芽
石头,掉进峡谷幽深的欲望
岩崖隐居的风,带走柳絮的柔发
一个人守着桃花相思
只有彻悟的流水,才能深度抵达

谢公宅

青山压不住草芥的欲望,满眼白墙
恍如谢公祠的寂寞
一片竹叶,坠入倒影的皱褶
鱼儿在池塘虚度光阴
举杯独酌,与宣泄的情感叙旧
岁月的杯盏仍在倾侧
所有高洁的品格,都在坚韧的竹节上
像清风的袖口
在夕光里,装满人生纯洁的纸笺